

《舌尖上的中国》去年大红，我说的“唇舌之间的中国”，与“吃”无关，但也与“口”有关，指的是可发声也可默念的中国语言，在这篇短文里特指汉语中的成语。何谓成语?《辞海》释义为:“熟语的一种。习用的固定词组。在汉语中多数由四个字组成。组织多样，来源不一。所指多为确定的转义……”外国语中也有成语，但远不如汉语中的成语如此宏富和源远流长。据统计，汉语成语有四万多条，绝大部分来自古籍经典。即使有些在古代时为口语，但因为今人只见诸典籍，就以为都来自书面语言。反过来说，书面语言如广为传播，也就同样可以活跃于芸芸众生的唇舌之间，成为活的语言。

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至近代逐渐成为佶屈聱牙的东西，终于被白话文运动一举革了命，但是作为文言文中的那些被称为固定词组也即熟语的东西——成语，却因为有强大的生命力如劫后余生似的保留了下来，有的还成为现代汉语的特殊构成。文人雅士们在写作时固然离不开经久耐用的成语，有时在

唇舌间的中国

王纪人

特定的语境下也会稍作变通；即使文化不高的人，在日常言谈中也会不时冒出几个正好适用的成语。

中国的成语之所以香火不断，因为它们总是那么地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恰如其分，时不时地令人脱口而出，听者也能心领神会。它们是如此精炼又精准地表达了一种人生经验、境遇和感悟，或者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深度提炼，抑或寄托一种道德理想和伦理情怀。人性的善善恶恶、人品的美丑贤愚、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民风的淳朴或恶俗，在四字句式竟然都有终极式的描摹或概括，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古人的智慧和锤炼语言的功力。从产生自世界文明轴心时代中国区域的那些凝练的词组，到历代优秀作家作品中不断丰富增量的熟语，可以组织起

最值得圈点的表情，就是坐在门口，冷冷地看着店里每天的醉鬼。六七八九这些月份，谁也休想遇到老板小苏州，这种靠近静安的地段，也算寸土寸金，他丢下生意，回家避暑去了，门口贴大红安民告示一张，意思是天热，我回去了，立秋以后，具体日子也说不准，咱们再见。立秋一过，他果然开张，样样卖，羊肚羊肝，羊胎盘羊睾丸，最精彩的肯定是面条，苏州面条叫一窝丝，好比南宗山水画里的披麻皴，边上一个小碗四五块羊肉，烧到红亮发黏，你忍不住要对羊肉说一句，快到碗里来！

天越来越冷，店里来的酒鬼也越来越多，几十块钱叫上一个羊肉砂锅，都是有些心事的人，酒喝到酣畅，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哭的也有，红了眼睛要上街去给人放血的也有，禁止吸烟的牌子被香烟熏得黄黄的，满屋子都是蓝汪汪的烟雾，此时笔者这样畏惧二手烟的，就要买单走人了，留下那些苦命人把他们的积怨借黄酒发散发散。有一次笔者晚上出来买夜宵，都算凌晨了，羊肉面馆还亮着灯，里面两个醉鬼居然动了手，在很认真地相打，小苏州站在店外面，照旧一脸无动于衷的表情，看看笔者，认得，微微一笑说不要紧，已经报警了，喝多了也打不疼，等下要他们把敲坏的

值当蛇年，采撷几条蛇谚品味。

“蛇入筒中，曲性犹在。”蛇钻入直筒中，曲行的天性还在。某些小人虽一时表现得忠厚老实，但其以前的劣劣思想并不见得完全消除。人们莫要“雾里看花”，麻痹大意。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贪得无厌，到头来没有不身败名裂的。贪者须回头，前面是深渊。

“螭蛇螯手，壮士断腕。”事情到了危急关头，就应有“断腕”的气魄。否则，“蛇毒”蔓延，则会祸及全身，后悔迟矣。

去欧洲，看得最多的是教堂、城堡、皇宫和博物馆，其中斯德哥尔摩的“瓦萨”博物馆是别具特色的一处。

“瓦萨”博物馆建在动物园岛上，周围是大片草地和小树林，显得十分宁静。走进馆内光线十分黝暗，适应后才看清中间有一艘偌大的木头战舰，它就是“瓦萨”号，建造于17世纪20年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瑞典人曾在舱里准备了大量火炮和美酒，要去远航征伐，可在试航时一入海便翻船沉在自己家门口。沉船原因是失衡，据说是黄金使用过多，造成船身过重。当时船上有450人，死了近40人。而这一沉就是三

锦绣般灿烂的文化拼图，自然也不无封建性的糟粕，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什么是中国。

既然成语类似于中国文化的基因表达，那么就不应该任意篡改和滥用。可是在一些功利主义泛滥的领域，滥用和肆意篡改成为一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现象，这尤以广告界为甚。如“你来我往”、“彬彬有礼”被篡改成“你来我网，宾宾有礼”作为网吧广告；更有甚者，“有志不在年高”竟被篡改成“有痔不在年高”作为治疗痔疮的广告。还有“默默无蚊”是蚊香广告，“咳不容缓”是止咳药水广告，“随心所欲”为浴室广告，“有口皆杯”、“一步到胃”是酒广告，“牙口无炎”是牙膏广告，“骑乐无穷”是摩托车广告，“与食俱进”是饭店广告，“快治人口”为治口腔炎的药物广告。连未经篡改的“当之无愧”，也不幸成了当铺广告。商家用脑筋急转弯之类的小聪明和轻薄的小伎俩自以为得计，实质是误导群众，误人子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语言灾害。这也是“唇舌之间的中国”，却是浅薄和轻浮的中国形象，就像一切负面事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一样。



济州岛有法华寺，寺内有本色木殿悬于沙土之上，淡泊清静，但不离烟火。

离地三尺不离人间（速写）

李磊 文图

我在香港朋友不多，邵音音是其中一个。但我们有快十年没见面。上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香港广场，上海，淮海路上的。2003年的夏天，我曾和邵音音在那里吃饭。那时她还没有在影坛卷土重来。再见已是2013年的冬天。其间自然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一言概之，她由半隐退的女演员变成了香港炙手可热的最佳女配角——两座香港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杯在手，今年又得该奖提名，香港话说，分分钟三度加冕。

久违，再联系上，我们约了去看电影。她将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交代：“坐巴士来哦。”在电话里她就一边问起了她的司机，如何从我住的观塘搭巴士到她住的又一村，详细告知。放心地等我前往。实在是高估了我的自理能力。

我在观塘的马路上找巴士站就费了些功夫。还预留了时间早些出发。但是却站错了站头。等我看到要搭的巴士从我眼前扬长而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应该站在几步之遥的另外一个站牌下。然而为时已晚。只好再等下去——催我的电话来了。“你还没有出发?”“是啊。我错过了一班。如果十分钟后等不到我就搭的士来。”“不，如果五分钟还没有下一班就要打车。不然后错过电影了。”我马上搭了一辆的士。其实距离不远，的士费以如今上海的物价来说，也不算贵。及时赶到后我们寒

暄，她很是为我惋惜:“你应该搭巴士来的。不要浪费了。”然后请我上了她的私家车。是豪车，有司机，还有两个非佣在侧。

那天晚饭是在她家吃的。半夜十一点我回酒店，“要坐巴士回去呀。”她又跟我交代。她还请她的女儿送我到楼下的公车站。

我上了巴士，很空的车厢。正是春节前两天，并排坐年轻的倩姐，胖胖的女生和她并不英俊的男朋友，捧着一大捧热带才会有的浓艳花束，好幸福的样子。我看着夜景，观塘这一区，街景算不得美丽，暗黄的灯光下，殖民地遗留下的风情和新发展之后的面貌交织一起。这是与过去港产片里习以为常的

景象又不一样的香港。巴士开得比出租车慢。慢慢看，慢慢想一些事情。到站停车时，车门溜进来徐徐的晚风。

巴士在酒店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我走向酒店去。路上跌跌撞撞走过不知为何春节前夕深夜还在街头游荡的老人，他怀抱着他的故事。

感恩邵音音的提醒。搭巴士是另一种体验。搭不搭巴士和打不打得起车，有多少钱，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我没有搭返程巴士，不会看到回去路上的景与人，就写不出这篇小文。就像她，如果没有好好体会生活，便演不出好戏。其实距离不远，的士费以如今上海的物价来说，也不算贵。及时赶到后我们寒

母亲的顶针

曲福平

除夕之夜，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可母亲却更忙了，她不是给哥哥整整裤子就是给姐姐补补袄：在母亲心目中，我们的衣服该整理的地方太多了。当庆贺春节的爆竹声由远而近地响起来，把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在灯下戴着顶针正“飞针走线”，我才知道这个年母亲又是坐在煤油灯下度过的。人们习惯用千针万线来形容制做之艰辛，母亲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又何止是千针万线?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类，不曾想这话竟在一枚顶针上找到了诠释。

那些天，我几次试图把顶针从母亲手上摘下来，她总是推开我的手说：好留着做针线。母亲现在还喜欢做针线，做起针线来还是那么执着：先是把线捻了又捻，然后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拿起针对着窗户，一而再，再而三地纫，可总是很难奏效。每当这时，我总是不动声色地在一旁看，母亲发现了我，就会心地瞧着我笑，我于是拿过针和线，捻好，纫上，放到一边，然后大声说：吃饭了！于是叫来家人和孩子，大家一起吃饭。

三十天后，母亲去世，享年九十岁。

味当时的船上生活，欣赏头部和尾部的精美雕刻。这里有形形色色的神人、走兽、武士、海神、雄狮、还有半裸的美女，浓墨重彩，非常艳丽，当然是重新上色的，但当时的雕刻艺术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在瓦萨博物馆的进口处有各种文本介绍博物馆的小册子，当然也有中文本，做得很精美，免费赠阅。无论是在参观前还是参观后，翻阅这本小册子都会对博物馆有更深的了解。

一条船的博物馆，有意思。

上海有名的南京西路，走到底，像女孩子的长头发一样，开了叉，一条在华东医院和戏剧学院门口归入延安西路；另外一条，世上本来没有路，后来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80年代还是小水渠，叫诸安浜，于镇宁路架桥在浜上，桥有弧，穿白衣服的民警躲在弧下面，捉骑自行车带小孩的市民，斗智斗勇。

后来浜填作路，水乡景观一去不回，靠静安寺很近，闹中取静。渐渐2000年以后，这里一段路面开出好几家很不错的饭店。夜里家长腿妹妹很多，还有很多日本上班族，喝着啤酒，吃一条自杀的人都会回心转意的胖秋刀鱼，抬头看NHK低头看漫画书，仿佛回到故土的初中。这一条街上笔者最喜欢的餐饮，却是一家门面小小的苏州藏书羊肉面



小白块卖水果

马而可

小白块喜欢在冬天卖水果，作为绣球级的商贩，他每年都有新的办法，弄得生意兴隆。同行们只有羡慕羡慕，嫉妒嫉妒，眼睛白白，小白块的本事，他们永远也学不到。

“小白块，你的橘子甜不甜啊?”
“别问我，你问橘子!”
“……橘子，你甜不甜?”
“甜，要多甜有多甜，糖见我们都怕!” 橘子们七嘴八舌，“蜂蜜碰到我们，羞成一滩咧……”

为教橘子们说这些，小白块可没少费心思，毕竟是树上长的，迟钝些，也在常理之中。偶尔也会有几个叛逆者，自作主张，胡说八道。

“橘子，你很辣的吧!”
“辣极了，你咬一口，嘴里就能喷出火来，你可以点香烟，生煤炉，烧掉救火队。”

对这样的橘子，小白块珍爱有加，它们随口胡诌的每一句话，都会迅速流行，直到有新的话出来，才会被遗忘。对于生意而言，这比到处张贴告示有效多了。

早年间，小白块希望做利润丰厚的生意，常常思考怎样才能独辟蹊径，独一无二。随着时光推移，他的经验告诉他，独一无二的状态，只能保持一瞬间，一旦成功，马上会有几百万个仿冒货冒出来。而把无数人在做的生意做得别致、出奇，甚至引领时尚，才是一个出色的商贩。

从此，没有小白块卖不掉的东西，即便是已经腐烂的水果。

“这些苹果都有点烂了啊!”

“我们的烂可不是一般的烂哦，我们是光辉灿烂，光辉灿烂！你难道想否认光辉灿烂吗?”

“我也向往光辉灿烂，向往得很呢，小白块，这堆光辉灿烂，我买了!”

元宵灯谜

俞涌
有话往肚子里咽
(广东小吃)
昨日谜面:一对小丑走圆场
(四字口语)
谜底:三花两绕
(注:小丑,俗称“三花脸”)

